

在往年我们熟悉的乡间里,几乎每个村庄都有擅长顺嘴溜、顺嘴唱的口头文学作者。他们的作品创作在口头上,发表在口头上,流传在口头上。民间一些歌谣,有许多就是这种人物创作的,或以相同的方法,你一句我一句溜出来的,当流传开来,便成了没有具体作者的民间歌谣。自从赵树理写了一本《李有才板话》,人们又叫这种人物为李有才式的人物,“板话”,有板有眼之话也是口头话,但有了“板”“眼”。是什么“板”“眼”?研究透了,可以大体知道什么是歌谣的特点。

每想到这种人物,我都为他们风趣、诙谐的性格特点而发出会心的微笑。

我的故乡,邻村郭家庄有个郭宗廷,石门亭有个胡家清,本村有个邱西文都是李有才式的人物。胡家清我没见过,他的歌谣,当时在县里工作的刘更远曾在报纸上介绍过。郭宗廷,我常见;邱西文,是邻居,曾有多年直接接触,他们都比我大二十来岁。

郭宗廷家很穷,扛过活,做过小买卖。那小买卖就是卖豆腐,他挑着豆腐挑,卖到哪,唱到哪。有一年我回家,他正在村头卖豆腐。我们一搭话,他就是全带“板”“眼”的词:“我这个人,哈不行,起名就叫郭宗廷!”他是这样谦虚地介绍自己。他接着说:“编快板儿,唱快板儿,是我自己不要脸儿!”这里是说他喜欢这种样式,创作说唱,是他自己不怕献丑。他又接着说:“没学习,没锻炼,我自己觉得怪难看!”再次表示他的谦虚。

农村旧集市上有说莲花落的,即兴说唱:“你那里称,我这里算,二十四两是斤半”;“掌柜的给钱扔得高,好像张飞战马超”;“掌柜的给钱扔得矮,好像八仙来过海”……还有年除夕送“财神”的,“财神财神进门来,又添人口又添财”;“财神财神落了座,家有银钱两大库”……郭宗廷的“板话”,有这种味儿,但更多时候是歌谣。

这次他同我说话,没有一句不带韵。“今

天赶集不算孬,买了二斤红辣椒!”他是赶集回来由此路过。他看天色不早,接着唱道:“日落西山黑了天,郭宗廷腿里发了酸,别看累得淌大汗,如今我还没吃饭。没吃饭,嘴粗气,因为上级是包干制。两天挣了三千元,不能喝酒解解馋!”他讲到有一次与邱西文一起出头,邱西文担任炊事员,把饭做糊了。“顶上生,当中烂,底下是那糊焦炭。队长不喜吃,班长瞪眼,只因俺五嫂,头回做饭没

故乡的“李有才”

□苗得雨

经验。”他说的“五嫂”,就是邱西文,邱西文排行老五,外号也叫邱老五。老伴已死,身边只有一个女儿,家中全部活儿他一人承担,当了男的,又当女的,性格也有老嫂味道,所以郭宗廷亲昵地称他“五嫂”。“五嫂”头回做大米饭,没经验,做坏了。

此时,人们越围越多。有人招呼道:“来了?宗廷!”郭宗廷连忙答道:“来了来了又来了,还是当年那一套,身穿破棉袄,头戴破毡帽,腰里别着个莲花落!”

有一个老年人隋化盛走过来。郭宗廷唱道:“我这个人,不中用,迎头碰上隋化盛!”隋化盛被他的诙谐风趣逗笑了。他又接着唱道:“隋化盛,你甭喜,喜来喜去还是你!”

郭宗廷有个多年以讨饭为生的老妈妈,他二弟在山西,他和老伴有两个孩子,生活不管在解放前、解放后,都一直很紧巴。谈到国民党反动派来进攻时,他唱道:“那年过了个困难年,只因遭了这乡团,这乡团,是虎狼,进庄他就只管抢!”解放后,安宁了,但也仍有困难。他也能实话实说:“咱这里说了无

早已不在,这一段的整个内容显然是虚构,是为了说明不换沙石蛋的道理,听来有趣,不是抽象的讲道理,是形象的讲故事,讲得夸张,这样效果就有了。这就是艺术的感染力与说服力,是艺术的手法,歌谣的手法。

郭宗廷讲完豆腐生意经,叹道:“三山六水一分田,什么也不如种菜园!”他觉得比较起来,种菜园更有利钱。

说着说着,天色更晚,他边卖边唱:“忙走路,快动秤,我这个豆腐卖不净!”“别看日头不高,我那豆腐还一大包!”边唱边走,走出登上回家的道。

邱西文家中生活也很穷,而且也卖过豆腐。人问:“你卖豆腐是什么利钱?”他答道:“渣顶柴火皮顶油,还挣一个热炕头!”豆渣与烧柴相抵销,豆皮与油相抵销,净赚的,惟有个热炕头,也好嘛!1944年春,附近的日本鬼子据点拔除后,第一次赶苗家曲集,他唱道:“辛集上,没汉奸,赶个苗家曲集,尝鲜,买粉笔,置仿圈,成立夜校识字班!”根据地的夜校、识字班,在这时候开始建立起来,

在此前,鬼子年年“扫荡”,整个山东与华北都是这样,我们在反“扫荡”中开辟与扩大根据地,至1943年下半年起,才有了条件。解放战争时间,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搞点线占领那段,邱西文刚没了老伴,女儿还小,每晚转移外村,一副担子,一头发行李,一头小女儿。他边走边唱:“国民党,光打枪,挑着小挑子,下官庄,住着满富家的大厅房,大厅房,大厅房,四面使那玻璃窗……”“大厅房”是个很大的屋框子,“玻璃窗”是四面露天。这里是以风趣的手法描绘荒乱年月生活的艰苦。解放后生活好了,他娶老伴,在挑选红高粱秸,准备扎帐子打床笆时,人问:“娶个什么样的老伴啊?”他边忙边唱:“红秫秸,打床笆,不是娘俩是娘仨!”

后来,约有二十几年,我没再见这两位老朋友。我有一次回家,人们谈起他俩,说他俩还像当年那样,见事就说顺嘴溜。邱西文曾有歌谣讽刺“文革”中那“左”的一套;郭宗廷有这样两段:“沙子坑,没财发,破铜破铁破锅砸!”“青石蛋,烂石渣,小孩和小孩他妈!”我不明白“沙子坑”“青石蛋”指什么,大概是那些“大搞”“大干”、穷得叮当响之类的事情。除了“小孩和小孩他妈”,还有什么?

歌谣,歌谣,生活之谣,只要有生活,就有生活之谣,有人提起民歌,往往想到它是一种旧东西。它有旧,也有新,新的能流传就旧,旧的至今流传也仍新。关键它是歌谣。只要按照它的特点创作的,就有流传的可能,不管在文化不普及的过去,还是在文化普及的今天。我们明确了眼前生活中流传的这种东西原来就是歌谣,如“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如什么干部“坐的两头平”,什么干部“坐的帆布篷”,什么干部“坐的130”,什么干部“坐的放屁虫”……倘若注意一下,恐也会发现不少李有才式的人物。生活中若没有这类人物,可是太枯燥了。

忽然强烈地想去看一看草原,于是,选择了另一条从北京回家的路线——穿越锡林郭勒草原。我的家乡,在锡林郭勒草原的那边。

这是一条只能慢慢行走的路,因为是土路,那种浑然天成,没有丝毫人工修筑痕迹,完全顺其自然地向前延伸的道路。那种只有在旷远辽阔的大草原上才会有道路。在这样的道路上,走着走着,你会忽然间产生疑惑,怎么知道自己行走的是正确方向?四野茫茫,四野的景色几乎没有分别,朝哪儿望过去,都是天地的尽头。

愈往深处,草原的苍凉和壮阔愈是动人魄。天蒙蒙亮时开始进入,到近中午,已经完全置身在草原的怀抱。蓝天白云之下,灿烂阳光之中,草原分明是一幅巨大的油画。这是谁的气魄?如此雄浑超迈,放犷不羁;粗豪荡笔,率性挥洒,每一方起伏有致的土地,每一道突兀而横的山脊都是不经意的,寻不见一点点心机和造作,深沉宽大的大块庄严地在这里那里铺着,涂染出一副直面天地的英雄本色。高天厚土,浩浩荡荡,王者之风依稀,长风如歌,在时空中慷慨拂过。

很是幸运,我的邻座是一位居住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的牧民老人,不停地为我热情解说着他深切眷爱的家乡草原。当有山远远近近地从车窗外缓缓掠过,他就会指着,一一告诉我们它们的名字,和那些名字在汉语中的意思,说在那一座山上可以看到当年伟大的成吉思汗率领的部队所堆垒的敖包,哪一座山上可以打到山鸡与野兔,而在哪一座山上可以摘到青杏,采到黄花儿和蘑菇。他说山上的蘑菇跟草原上的不一样,草原上的蘑菇喜欢扎堆,扎成堆的蘑菇叫做蘑菇圈,要是你在哪儿远远地看见有一圈青草长得特别茂盛,那就必定是遇到了蘑菇圈。蘑菇圈有些像彩虹,一般总是雨后才会出现。在雨后,青青的草地上忽然长出了蘑菇,情形就像童话里所说的那样,就像奇迹出现的时候那样,眨眼间,一个个圆点儿就变成了一把一把小雨伞,喜气洋洋的小雨伞们一个紧挨着一个,密密的,雪白雪白的,织成一个很好看的大圈,那圈扁扁漫漫,像是一大簇会涌动的海浪,又像是一大片会飘逸的云朵落在了草地上。你朝着它们奔跑过去,在它们旁边蹲下身来,一口气就会捡满一大筐。

听着这样的话,怎能不痴了过去,离开自己?

凝神注视着远山,忽觉得它张开了沉默千年的口,轻轻阐释着启示,心中倏地生出顿悟:大自然中每一座山,每一片水,乃至每一朵小花儿,每一茎青草,都寄含着特殊的寓意,这份不与人言的奥秘一直在切切地等待着相知,或者千年或者万年。这期间多少无缘的生灵在它身边经过了,总没有感应。直到有那么一天,在一个注定的日子里,仍是素常一样的静寂苍茫中,一颗远远而来的、焦渴寻觅的心,在与它偶然的对视中,刹那间天地一声轰鸣,跟随了不知几世的那份不遇的懊恼骤然消却,喜慰如莲花在生命间盈盈盛开。

你在这里啊!你在这里啊!我不舍地觅求了几生几世了,原来你在这里啊!

那么,你是一直在等待我吗?旷古空寂的草原上的山?

万水千山,生生世世,终于找到了你,可是,我与你却只能是这样遥遥相看,匆匆而过,连一句话都不能说。

生命的美丽就是因为这一份无奈和凄凉吗?

清澈明亮的一河细水牧歌一样从远处蜿蜒而来,水的两畔浓涂着格外碧绿茂盛的一大片草地,上面开着金灿灿的野花儿,野花儿中我能叫出名字的只有马兰花儿,马兰花儿是我最喜欢的,它们点点幽幽飘缀在黄花儿绿草之间,就像是一些彩色的星星,一直闪闪烁亮过去,亮到地平线的那一边。

老人告诉我说,这水便是那著名的草原之河锡林河的一个分支,它的另一端连着美丽幽静的阿兰淖尔湖。我张大眼睛拼命看,想把这殊丽的美景看到心里去,原模原样地带走。我的心忽然触动,上面起了浓浓的乡愁,那么凄婉亲切,令人不由得泪盈双眸,神秘而古老的土地啊,我难道曾经是你的女儿,沐浴着你的清风降临时,吮吸着你的乳汁长大?那是前世的事情。只是为了却心中一段不可又不能散的迷愁,才循着指引的手指涉过迢迢长路,这样的今生重又归来?

我可不就是你的女儿?我的面庞上有你泥土的气质,我的血液中有你清流的声音,我的心灵里有你草木的特征。我必须这样地走进你,深深偎依在你的怀抱,才能获得慰扶和安宁。

老人竟也有着一致的认同,当细水之河渐渐飘远,像是写意画上的景物,一带山峦在远处隐约浮现,他要下车了。他指给我看他的家乡,说就在浅山的那一边。他邀我去学骑马,挤牛奶,肯定地说这些我定然是一学即会。还留了他的姓名,殷殷叮嘱说,无论哪日回来,翻过山去问,就能找到他。

他说无论哪日回来。

我听得眼泪流落,是的,我会回来,回到这生生世世亲爱的故事,穿起飘逸的蒙古袍,骑着雪白的骏马,挥舞长长的牧鞭,做一个与慈祥母亲朝夕团聚的好女儿。

走过草原,走过这片广袤壮阔的土地,所有的灵气和壮美,所有的善、爱和慈悲,就都交付了我,由我的内心细细吸纳转化。

走过草原,接受它伟大神性的照耀,生命便有了永存的光。



团结湖

莫言题

声音

半夜我听到滴雨的声音
它复杂规律多声部
像是一次没有听众的彩排

窗户被风打开
我的耳鸣被雨的精灵覆盖
这真是一个好时候啊

我在疲惫与失重中
睡过去
又醒过来

听雨曾经是我的习惯
在安静的午夜
我辗转反侧
终于有一天
我寻找到我的疼痛或者疤痕
而人生继续行走
就像此刻的雨没有尽头

我听到滴雨的声音
它纯粹果断无极限
就像一泓可以疗伤的天籁

黄明山/文 吕妙春/图

享受快乐

□赵炳鑫

只在欲望和满足欲望之后的无聊中荡来荡去的钟摆,因此,生命的本质是痛苦的。他看透了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大多是为欲望而挣扎的一个个孤独的灵魂,他们的人生大多具有悲凉的意味。

而罗素却是快乐的。他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每一个生命都不过是“原子的偶然结合”,生命就是这样一种稍纵即逝的现实,因此,我们没有必要过分地计较生命中的得与失,没有必要过分地去关注生命的目的,而应该享受生命的过程才对。

我们说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最大的成功就在于人的发现,我们为此欢呼。但追问人的生存意义,却让我们倍感迷茫。而罗素却清清楚楚地知道生命只是一个过程,享受过程才是最重要的,他关注的是现实生命本身。因此,他不失落,在他面前,快乐俯拾皆是。罗素认为,生命的结局虽然是荒谬的,但生命的过程可以是美好的。荒谬的结局并不影响生命过程的质量,如果你能够正视生命的结局的话。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应该是自由的,每个人在经过这个世界的同时,都有权去认知世界,感受世界,创造世界,你自己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由你自己来构建的。

是躺在绝望的阴影中,看着倒计时的日历终日地感受不快乐呢?还是正视人生,享受人生,创造人生?我想,我们要学会去做选择。当然这样的选择是心智启悟的结果,强求不得。

不要放过从身旁走过的一丝一毫的快乐。如果仅仅把得到看做是快乐的话,人生注定是痛苦和不快乐的,因为一切身外之物,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没有必要去过多地计较。

我们说,叔本华是不快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悟透了一个现实:生命没有终极意义。生命

“嗨!这几天丝瓜都长疯啦。自打它们敲开楼上各位的窗户以后,我的门也天天有人来敲啦,我再也不寂寞啦。”张大姐脸上每一丝皱纹都飞扬着喜气。

“张大姐,我建议由您来牵头,在咱们大院成立一个‘丝瓜协会’,协助居委会组织一些丰富多彩的自娱活动,让咱们活好每一分钟……”我掏心窝子地说。

“太好啦!我做梦都梦见丝瓜让我去广交朋友呢……”张大姐那张很有人缘的朴实笑脸,真像是一朵盛开的丝瓜花。

后来张大姐真的在这个院里鼓捣出了一个有30多位住户和离退休职工参加的“丝瓜协会”。大家经常在一起聊天,除了研究怎么让一楼的丝瓜爬得更有序、更旺以外,还研究了当下很时兴的阳台“迷你”菜园。后来,我和先生还跟着这群“丝瓜协会”结伴去俄罗斯旅行了8天……

去年4月初,喜鹊刚闹完林,湿漉漉的春泥冒出了暖烘烘的地气。张大姐就兴高采烈地吆喝着“丝瓜协会”的成员们,在同一天,在小棚栏里种下了革新的丝瓜良种,还用铁丝拉起了有模有样的瓜架。于是,我每天上班下班都要扒着栅栏往里扔下一串串,同时带走一分期盼。

正当丝瓜秧苗再次插绿叠翠的时候,一天,急救车的喇叭在我楼下响起,是张大姐在家做卫生时摔倒了,不省人事,被送往医院做了开颅手术。邻居们焦急地奔走相告,“瓜协”成员串连起要一块去探视、护理她,但被她的家人婉言谢绝了。因为她还一直处在昏迷状态。无奈,大家只好天天在家为她祈福。

一晃3个多月了,张大姐种下的丝瓜早已一茬一茬地开花结果,不久又像“群蝶乱飞”,“呼呼啦啦”地直奔三楼,向我的纱窗扑来。可是我全没了去年的好心情,因为种瓜人张大姐正躺在医院里。

骤响的电话铃传来喜讯:张大姐在协和医院成功地做了颅骨“封顶”手术,术后情况良好,已逐渐恢复记忆,医院终于允许亲友去探视了。

我高兴得像孩子似的蹦了起来,赶紧约了几个邻居,风风火火直奔医院。活了40多岁,我曾无数次进医院去探视过亲戚、同事、朋友,可是去探视邻居,这还是头一次。

两次大手术把张大姐折腾得瘦了一圈,护士说要像她的记忆完全恢复还需耐心等待。

张大姐刚看见我们这些探视者时,表情生疏而淡漠。我们每个人向她亮出一份礼物也未见她有什么高兴。但是当她看到我从塑料袋里拿出两个刚摘下来的清香扑鼻、露水未干的大丝瓜时,眼睛突然一亮,绽开了灿烂的笑容。

她用虚弱的双手接过丝瓜贴在脸颊上,又用鼻子嗅了嗅,然后泪光盈盈地轻声问大家:“丝瓜又敲窗了?”

“张大姐,丝瓜又敲窗啦,您种的丝瓜又敲我们的窗啦。”听到她的话,我的泪水从心底往外涌来。

其实,世界上有些大得吓人的硬道理,人们只要用了心,从舌尖轻轻吐出几个字,从指尖轻轻传递一丝风,就能鲜活而艺术地诠释它了。

几十年来我搬过无数次家,虽然住房条件不断

有一天晚上,我去接参加奥数班的女儿回家,女儿看到路边捡着石子追逐嬉戏的孩童,牵着我的胳膊若有所思地说:老爸,我多么想回到幼儿时代!他们无忧无虑,多么快乐!女儿的话让我好一阵子伤感。说实在的,自从女儿考上重点中学后,属于她自由支配的时间已经很少了,我也发现女儿的生活中少了欢笑,少了快乐。中考、月考、周考,每次的考试排名,每天都要奋战到夜里12点的无数的作业,应试学习的巨大压力,已经让她无快乐可言。

前些天碰到一位从部队复转下来的朋友,大家都议论这小子不知有什么路子,一下子就分到有钱有势的好单位,他却痛苦地对我说,工作的压力、复杂的人际关系已经让他彻夜难眠;

一位做生意的朋友因投资不慎陷入无休止的官司之中也是进退两难,痛苦不堪;大学毕业多年的的朋友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生存的压力让他已经老气横秋……

快乐,人生有多少快乐可言?

记得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说过:“幸福就是肉体无痛苦,灵魂无纷扰。”这应该说是人生的至境。但我们身处这个消费社会,现代工业化和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过度追求,已然让我们原本柔弱的心灵如结了硬茧一样异常坚硬。政治领域里的尔虞我诈,经济领域里的投机取巧,文化领域里的醉生梦死。欲望在牵着人们的鼻子走,我们早已失去了对幸福的感受能力,物欲的满足已然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我们什么时候为看到早晨的那一缕新鲜的阳光而产生过一丝欣喜?为欣赏到一曲优美的